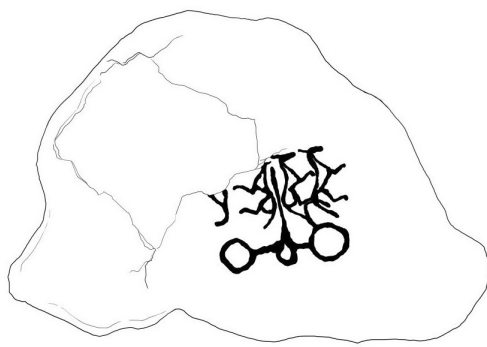


贺兰山新发现“四马拉车”岩画



贺兰山岩画新发现罕见“四马拉车”题材岩画。



根据“四马拉车”岩画本体制作的线描图。(贺兰山岩画管理处供图)

远古先民竟用四马拉车?记者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获悉,工作人员日前在岩画复查中发现一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这是贺兰山岩画中的首次发现,在全国岩画中也属罕见,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

这幅新发现的“四马拉车”岩画位于洪积扇区域的一块单体岩石上,岩石半埋地下,露出地表仅约15厘米,周边杂草丛生,极不易被发现。画面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

根据贺兰山岩画信息档案数据统计,“马拉车”题材岩画在整个贺兰山岩画中不超过20

幅,且此前发现均为“二马拉车”。“四马拉车”岩画此前仅在中亚、蒙古国、南西伯利亚及国内新疆、内蒙古等地被发现。

据贺兰山岩画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马拉车”题材岩画是我国北方岩画中独特的文化现象。此次“四马拉车”岩画的发现,不仅增强了贺兰山岩画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更彰显了远古时期贺兰山一带先民们生产生活的规模和农牧化发展程度。

位于贺兰山东麓中段的贺兰山岩画保护区,是贺兰山岩画最为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这里分布着近6000幅岩画,人面像多达700

余幅。岩画题材包罗万象,包括人面像、动物、植物、天体、符号等,记录了远古先民狩猎、放牧、祭祀等生活场景。

据了解,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已与南京博物院、兰州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合作开展岩画本体保护研究,并完成了岩画区域测绘和本体数字化留存,让每一幅岩画拥有“身份证”。此次新发现的“四马拉车”岩画也将被纳入数字化保护体系,为挖掘阐释贺兰山岩画文化内涵、研究人类发展史提供重要的实物佐证。

来源:新华网

从山溪到舞台的婺剧梦

我是在金华的山里长大的。我家开门就是一条大溪,再远些,便是望不到头的山。我的童年,在溪水里、竹林间、山野上度过。那些日子很静,静得只有风声、水声和鸟鸣。直到我第一次看见戏。

那是一方我从未见过的新天地。我趴在戏台边,看那将军头上的翎子随风而舞,亮相时又能抖出漂亮的造型;看旦角凤冠上的珠子一晃一晃,闪着光;看油彩在演员脸上勾出眉眼,额头一抹通天红,威武极了。我甚至觉得,连那油彩和胭脂的味儿都是香的。我说不清那是一种怎样的着迷,但自那以后,村子里但凡有戏,我便扔下书包就往厢房跑,去看他们化妆,去听那锣鼓家伙。尤其是那一声声大锣大鼓,敲在戏里悲苦处,也仿佛敲在我心上,几十年过去,如今再听,依然会毛骨悚然,热泪盈眶。

那时候,我总在台下暗暗地想,我要成为台上那个人,那个扎靠旗、戴紫金冠、第一个出场的“先锋”。村里看戏的爷爷奶奶们都说,能演这个角色的,得是剧团里最好的一位。于是,这便成了我最初的梦想。

常有人问我,婺剧是什么?我想了又想。它粗犷、强烈,带着田野的气息和劳动人民的号角,台上演员一开嗓,一股传奇般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长大了学戏之后,我才知道浇筑这些传奇的,是汗水,也是泪水。婺剧不像人们印象中南方戏曲那般婉约,它很“烈”。因为金华这个地方,自古包容、开放,艺人们肯学,更敢改。高腔、昆腔、乱弹、徽戏……这些声腔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在这里扎了根,形成了婺剧。当年的老艺人学了昆腔,却改出了婺剧自己的火爆热烈;徽戏随徽商而来,婺剧一板一眼地传了下来,反倒成了“戏曲活化石”。梅兰芳先生曾说,京剧的前身是徽戏,要到

婺剧中去。找。这话不虚,因为当徽戏在别处渐渐湮没时,是婺剧的老艺人,把它原原本本地保存、传承了下来。

可哪怕持着这样一份厚重的家底,婺剧的发展也并非一路坦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戏曲不景气,许多剧种青黄不接,婺剧也是如此,没人看,没人学,越来越小众。但我们团,愣是从田间地头,一步步走到了世界五大洲。大家都说这两年有了“婺剧现象”,可这现象,不是靠一出戏火起来的,是我们院领导带着大家,二三十年日日夜夜,脚踏实地“磨”出来的。我常觉得,我就是这“现象”里最幸运的一个例子。我2003年进团,那年我17岁,在艺校只练了两年功,嗓子也没有,到团里就是跑龙套。那时候,我对舞台虽向往,却觉得舞台中间的位置,离我远得很。但婺剧团的每一位老师,没有放弃我这样一个最不起眼的演员,他们一点点教我功夫,纠正唱腔、发音,正是在他们的培养和指导下,我渐渐学到了婺剧的“真经”。是这些婺剧的前辈们,把我从龙套,托举到了舞台中央,托举到了白玉兰奖和梅花奖的领奖台上。

在我们团里,还有一条规矩谁都清楚:不搞攀比,不比鲜花,不比排场,只比功,只比戏。谁练得苦,谁演得好,谁的待遇就好。连食堂饭卡,都以学习成绩分等级,最好的孩子每月补贴1500元,够他吃,也够他在小超市里买柴米油盐。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年轻人的心稳住,让他们知道,在这儿,只管埋头学戏,天不会亏待你。

我们排《三打白骨精》,光一个角色就备了A、B、C、D四组演员。我们常常下乡演出,有的村子连点三晚,场场爆满,我们就让不同的组轮着上。那些来自山东、河北、江西等全国各地,为了学习婺剧奔赴金华的孩子们,就是在这样一场接一场的演出里,从演八分钟的小猴,到二十五分钟的折

子,再到整本大戏,一点点成长起来。

这些年,戏曲人常被问到创新。我的看法很朴素:守正都做不好,就别谈创新。戏曲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唱作念打,就是手眼身法步。我们要做的,是把老祖宗的玩意儿学扎实了。创新是锦上添花,是给那坛老酒换个更时新的包装,但前提永远是酒不能变。就像我们戏里的变脸、变装,那是从剧本里长出来的,是为了推进剧情、塑造白骨精的“皮肉骨”,不是凭空瞎凑的热闹。观众或许是被那些“碎片”吸引来的,但让他们留下的,一定是舞台上扎扎实实的“功夫”。

前些天,我去一所乡下小学,上千个师生,一开场齐唱同一段婺剧,那氛围让我热泪盈眶。这样的学校,在金华还有很多。20年前,我们就开始做“婺剧进校园”,给老师培训,给孩子排戏,帮助他们从“小茶花”“小金桂”,一路比到全国“小梅花”。当年我去辅导过的一个小学,如今一晚上能排出三十多个戏曲节目。更让我欣慰的是,那些孩子里,已经有好几个在毕业后,考进了我们团。

种子就是这样,一代代种下去,总会发芽的。眼前,我们正在打磨一出新戏《女儿国》,这是继《三打白骨精》之后又一出西游记题材的大戏,六月份已经完成了首演,目前在全国各地巡演,并且继续打磨精进。戏要一场一场地唱,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回头想想,我最初的梦想,就是成为台口那个威风凛凛的“先锋”。如今,我早已如愿站到了舞台中央。可我知道,我的身后是老师的托举,是剧团的守望,是一方水土对戏的那份痴。我的梦,是这锣鼓喧天里开出的花,这花香,我想让它飘得更远一些,也让更多在山里、在台下仰望的孩子,能闻到,能相信。

来源:光明日报